

高等学校教材

美国文学选读

杨岂深 龙文佩主编

Selected Readings in
American Literature

第三册



上海译文出版社

高等学校试用教材

美国文学选读

Selected Readings in
American Literature

第 三 册

BOOK III

杨岂深 龙文佩 主编

上海译文出版社

高等学校试用教材
美国文学选读
Selected Readings in
American Literature
第三册

BOOK III

杨岂深 龙文佩 主编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长阳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32 字数 882,000

1996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4 月第 3 次印刷

印数: 6,501 - 8,500 册

ISBN7 - 5327 - 1651 - 1/H·303

定价: 27.10 元

前 言

在不少同志的协助下,我与我的合作者孙铤同志、龙文佩同志总算先后编完了英、美两国文学选读各三册,卸下了十余年压在身上的沉重包袱。在本册付印前,觉得有许多想法,不妨和读者谈谈知心话。自从当代文艺批评中的“读者反应论”流行以来,读者变成了“上帝”(套用时下流行的广告用语)。我这篇序的主要用意,就是希望各方面的读者对这六册文选多提自己的看法,供我们日后修订时参考。

英、美两种文选编完之后,我回顾了一下,有一种现象令我有些迷惑不解。英国文学撇开盎格鲁—撒克逊时期不谈,已有长达七百年的历史。在这七百年间,尽管发展不平衡,还是“江山代有才人出”。莎士比亚是英国文学皇冠上的一颗金光灿烂的明珠,但众星环拱,连他也不能独领风骚。继他之后就有了弥尔顿。以近三百年而言,有笛福与斯威夫特、狄更斯与乔治·艾略特等大家辈出,先后辉映。降至二十世纪,乔伊斯与伍尔夫更是推陈出新,光耀夺目。我个人感到遗憾的是在编选《英国文学选读》第三册时,曾拟选用塞缪尔·贝克特(Samuel Beckett)的《等待戈多》和约翰·罗伯特·福尔斯(John Robert Fowles)的《法国中尉的女人》,这两部作品都有重要的代表性。后来由于各种原因,未能选入。不料前两年连《查特莱夫人的情人》和《洛莉塔》也已翻译出版,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变化如此之大,令人产生今昔之感。这也说明改革开放给文化方面带来了巨大变化。

美国文学还不过两百多年的历史,却已成为当今世界文学的中心。更奇怪的是十九世纪美国的文学家屈指可数(当然,这屈指可数的五、六个人,如爱伦·坡、霍桑、爱默生、梭罗、麦尔维尔和惠特曼都是具有世界影响的人物),而一进入二十世纪,却出现了令人震惊的发展。两次大战之间的主题、风格和效果的多样,成了美国文学的特点。我们虽不能以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多寡作为衡量文艺繁荣或作品优劣的唯一标准,但它究竟也说明了一些问题。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有九位作家荣获该奖。虽然得奖者姓名公布后,有的曾引起不少骚动和议论,但事实毕竟是事实。除了对赛珍珠争论颇大之外(就是赛珍珠似乎也有重新评价的必要),谁敢说辛克莱·刘易斯、尤金·奥尼尔、威廉·福克纳、厄内斯特·海明威、约翰·斯坦贝克、艾萨克·巴什维茨·辛格、索尔·贝娄和托尼·莫里森将被时间淘汰而让人不屑一顾呢?即

令将这些大家的名字暂搁不论,当代美国文学家人数之多也足以令人咋舌。不论美国社会有多少缺陷,美国的物质文明总属于世界的前列,这是否意味着物质生产的发达必然促进精神生产的繁荣?十九世纪的英国似乎也是一个明显的例子,维多利亚王朝英国的工业生产空前发达,正是在这一时期英国出现了具有重大影响的文人。然而与上述相反的情况似亦存在:日本的经济腾飞已使其跻身世界的首富,与美国平分秋色。至于日本文学如何,编者不敢妄加评论,但如果说日本当代文学已具有世界意义,恐怕还为时过早,尽管我们不可忘记川端康成的主要成就。

编者在《美国文学选读》第二册前言里曾指出,美国文学出现过三个高峰时期:十九世纪中叶;一次大战至三十年代末和二次大战以后的四十年(1945—1985)。不知是否出于个人的偏见,至今仍未改变这种看法。在超验主义前后的几十年间,爱默生、霍桑、爱伦·坡、梭罗和麦尔维尔各以其特有的禀赋与独创的作品轰动了大西洋两岸的文坛。一次大战至三十年代末,德莱塞、刘易斯、福克纳、斯坦贝克、帕索斯、海明威、弗罗斯特、肯明斯、休斯、海爾曼和奥尼尔等也都分别在小说、诗歌和戏剧方面各自作出了举世公认的贡献。说到近四十年,不仅上述老作家还有新作面世,更有不少新作家如贝娄、海勒、品钦、契弗等先后在文坛崭露头角,为全世界文艺界所瞩目。谁能料到以“金元艺术”(厄普顿·辛克莱曾撰有“*Mammon Art*”一书)闻名于世的土地上,会绽出如许奇葩异朵、可能具有持久价值的作品?单从贝娄来说,我个人认为他某几部作品将进入二十一世纪而盛行不衰。二十世纪美国小说有五大家:德莱塞、刘易斯、海明威、福克纳和贝娄,他们都可以角逐第一名,究竟鹿死谁手,有待于历史的判断。

在诗歌方面,要不是艾略特一次大战后从美国回到英国定居,当然由他稳坐第一把交椅。现在则很难说。庞德的影响不小,但是如果让他登上宝座,由于政治的、历史的以及诗歌本身的原因,人们大概是不会同意的。倒是弗罗斯特与罗伯特·洛厄尔颇有跃居第一的可能。金斯堡是垮掉的一代的最典型的诗人,他的代表作是《嚎叫》,这首诗确实风格迥异;追根溯源,不妨说他是二十世纪的惠特曼。但与惠特曼不同的是,惠特曼可以代表他那个时代的美国,而金斯堡却只是当代美国一部分青年的代言人。戏剧方面,虽出现了威廉斯、米勒、阿尔比等大家,但无可争议地应把桂冠加在奥尼尔头上。

十九世纪后半叶,法国作家左拉为了提倡自然主义,写出了他那著名的论文《实验小说》。似乎很奇怪,哈佛大学出版的《哈佛当代美国文学指南》中,也列有专章论述实验小说,不过其含义完全不同。《指南》编者所谓的实验小说,包括科幻小说、黑色幽默小说以及许多被称为“末日文学”的作品。

在凶杀、淫乱、吸毒、盗窃笼罩的当今美国社会，有一大批作家看不到人类有任何出路，于是只能寄希望于星球大战，让世界整个毁灭。所谓实验小说，说得好听一点是逃避主义文学，说得坏一点，就是悲观厌世、无可奈何的作品。种种想入非非的情节掩饰不了作者内心的苦闷，因此只好挖空心思，炮制荒唐怪诞的故事，以迎合读者的好奇心理；如约翰·巴斯笔下的人物，都无一个中心的自我，支离破碎，充斥着虚无主义的思想。美国当代行为主义心理学家B·F·斯金纳写过一部名为《超越自由与尊严》的书，他认为人类与其他动物没有质的差别。巴斯描写的正是这种“人”，他可以作为美国当代文学中超现实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代表。另一著名小说家小冯尼格特干脆把人当作纯粹化学成分的组合。他有一句名言：不必谈你的儿童时代如何如何，只须把你的血液的化学分析告诉我就行了。还应当提到的是美国当代走红的一位作家托马斯·品钦。他的代表作是《V.》与《万有引力之虹》。在《V.》中，他描写技术社会的救世主就是机器，心脏为钟表，头脑为海绵，一切皆受外力的制约。鉴于上述情况，我们似乎可以说当代美国实验小说所反映出来的都是七、八十年代的小人物的处境和心态，而知识分子不过是人物里的一类典型。品钦的作品是对美国机械文明的抗议书。思想无意义，感情无价值，一切作为都是徒然。他用黑色幽默的手法及其独特的语言，描写现代美国社会的混乱与人的异化——与自然异化，与社会异化，也与自我本身异化。品钦知识广博，他高深的数学与物理学素养在《万有引力之虹》中充分地表现了出来，因此他的这部类似天书的作品，恐怕没有人能真正读懂。

在当代美国文学众多流派中，以我个人看来，优秀作品多出自犹太作家和黑人作家。他们所写的人物不但有他们亲身的经历（如索尔·贝娄笔下有些看似滑稽怪诞的人物实际上就是以他观察到的知识分子为依据），而且艺术手法巧妙，特别能诉诸知识界读者的兴趣与心理。当然要真正理解他们的创作意图也比较困难，特别是贝娄的某些作品哲理气味过于浓厚，随处散发出读书人的气息。我不知道他的《赫索格》和《洪堡的礼物》有多少约翰逊博士所称的“普通读者”能把它们看下去而不觉乏味。但《雨王汉德森》却是一部看似滑稽可笑、实则蕴含着巨大意义的不同凡响的作品。小说主人公金·汉德森是一个富有的美国人，物质生活虽然充裕，精神方面却很空虚。由于对这种处境不满，他内心深处不断发出“我要，我要，我要”的呼喊；而他在非洲的一连串奇遇和最后又回到美国的令人哭笑不得的经历，却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编者本来想选用该书作为贝娄的代表作，但因限于篇幅，斩头去尾之处太多，难免对原著有生吞活剥、去骨抽筋之嫌，终于忍痛“割爱”，改选了《且乐今朝》。至于当代美国其他著名的犹太作家，如马拉默德和梅勒也都是

重要人物，两人中梅勒的地位更为重要。

本世纪二十年代，以纽约哈莱姆黑人聚居区为中心开展的黑人文艺复兴（又称新黑人运动）也是美国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在这一运动中涌现了一批较为年轻的黑人作家，他们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和新的艺术追求。他们笔下的人物已不再是“汤姆叔叔”型的温顺黑人。在这批作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诗人兰斯顿·休士和小说家理查德·赖特。二次大战后，随着社会和文学艺术的发展，美国黑人文坛又显示出新的内涵，推出了新的表现方法。拉尔夫·艾里森 1952 年发表的《看不见的人》就是这一时期的别开生面之作。虽然评论界有人对该书的创作思想颇持异议，但也有人称该书为“最有预见性的现代经典”。继艾里森之后，美国黑人文坛又升起一颗新星，这就是詹姆斯·鲍德温。鲍德温从小在哈莱姆黑人区长大的，是六十年代民权运动的积极支持者和参与者。他有多方面的才能：写过小说，编过剧本，而最具特色的是他的散文。他的愤懑、他的抗议、他的主张、他的梦想都黑白分明地在他这些文章里表达了出来。《土生子的笔记》和《下一次将是烈火》是他的代表作。其中某些论文具有爱默生的哲理意味。也许他的散文流传后世的可能性最大。至于小说方面，当推最近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黑人女作家托妮·莫里森的作品。莫里森怀着对自己民族的深厚感情，不但在小说中审视了黑人与白人的关系，而且着重重视了黑人与其家庭、社区、古老民族传统的关系。她用娴熟的黑人民间口语、多角度的叙述方法以及现实与神话交织的象征隐喻，通过小说主人公的迷失与清醒、磨练与成熟反复告诉她的同胞要发扬优良传统，实现自我本质。她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黑人在这个国家里作为一个整体延续下去，并且活得更有生气和力量。我们感到，莫里森的作品代表着当代美国黑人文学中的一股新潮流。

美国当代黑人作家的作品除上面提到的三位作家以外，我们还选了阿历克斯·哈利、勒洛伊·琼斯以及艾丽丝·沃克等的作品。小马丁·路德·金虽然是位牧师，他为争取黑人权利和反对越战的抗议行动在美国却产生了巨大影响。我们觉得他的斗争精神值得歌颂，选用了他那脍炙人口的《我有一个梦》。

谈到当代美国的妇女作家，她们为数虽不在少，但在创作方面，我们不想将她们分门别类，正如我们不能把十九世纪英国的乔治·艾略特和美国的伊迪斯·华顿当作单纯的妇女作家一样。《哈佛当代美国文学指南》列有专章论述女权主义作家与作品，但那些作家与作品不属于一般的文学范畴之内。

美国当代小说的成就，决不止于我们上面所提及的作家或本书所选的作品。在科幻小说或末日小说方面，如约翰·巴思和小冯尼格等的作品也有传

世的可能,正如十九世纪法国的儒勒·凡尔纳的《环球旅行八十天》和英国威尔斯的《时间机器》至今仍拥有不少读者一样。再说远一些,《鲁滨逊漂流记》和《格列佛游记》销行数百年仍历久不衰,更能说明这一点。我个人认为,《路的尽头》和《挑绷子》(一译《猫的摇篮》)到下一世纪还会有市场。狄更斯所描写的英国社会已一去不复返了(至多在个别地区可能还有一些残余),但他的作品有相当一部分将流传下去。文学作品的盛衰和它们所描绘的对象的沉浮似乎是两码事。

还应该略加说明的是本书为何收录了一些看似不合文学选本体例的杂文。根据个人的看法,浏览一国文学的一个基本目的是要从中窥见那个国家的社会与生活。但文学作品有其特定的内在规律,所以往往只能间接反映(即所谓“折射”),而不能直接探讨时代问题或分析社会现象。萧伯纳当然是例外。他的作品不乏长篇大论,却又引人入胜。不过一般而论,艺术家倘若在其创作中掺入滔滔不绝、类似演说的文字,就流于说理明道一路而不免损害作品的艺术价值。从广义上说,“文学是宣传”一点不错;然而无论阳春白雪还是下里巴人都不可以变成口号文学,否则文学便不复是寓教于乐的语言载体而成为拙劣的宣传工具。指望以文艺作品图解社会,那只能是劳而无功,充其量也只是隔靴搔痒而已。然而杂文一类文章却每每能鞭辟入里地探讨一些重大的社会问题,诸如种族关系、妇女解放、人伦风化等等,因此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今日美国。再则,笔者以为对于中国学生和读者来说,只有比较全面地认识了光怪陆离的美国现实生活,才可能较完整地理解和欣赏纯粹艺术性质的文学作品。何况,由于我国进一步改革开放,这些杂文中所触及的不少问题在我国已有发现,如电视对儿童的影响,双职工的家务分担问题等等。“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希望读者在翻阅之余思考一下我们应如何对待这类现象。

我们这套《美国文学选读》是“高等学校试用教材”。第一册初稿完成后,曾举行审稿讨论会,邀请兄弟院校及出版单位的有关专家学者莅临指导。会上同志们推选厦门大学林疑今教授、山东大学张健教授、中国人民解放军外国语学院朱树飏教授为主审。第二册为了节约经费开支,我们没有举行讨论会,改为专家审稿,聘请林疑今、张健、朱树飏三位先生担任审稿人。第三册编写初稿时,由于张健先生不在国内,便改为由林疑今、朱树飏两位先生审稿。但不幸的是林疑今先生于1992年5月作古。林先生是我国最早研究介绍美国文学的学者之一,对我们这套教材的前两册提出过不少宝贵意见,我们非常感激。对林老的逝世,我们十分悲痛,一定要不辜负他生前对这套教材的关心,尽力把第三册编好。现在除继续请朱树飏先生为我们审稿外,还

聘请上海译文出版社汤永宽编审为第三册的审稿人。汤先生数十年从事欧美(特别是美国)文学的研究介绍工作,发表了许多论文和译作。在朱、汤两位先生的指导、帮助下,我们希望第三册能不辜负读者的期望。

在编选第三册的过程中,我们得到校内外许多同行的支持和帮助。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担任着繁重的教学、科研和其他工作,有的正在国外深造,有的刚从国外学成归来,都在百忙之中挤出时间为我们推荐篇目,撰写作者简介、作品评论和注释。对于他们的大力支持,我们也一併在这里深表谢意。

杨岂深

1994年6月

编辑说明

一、《美国文学选读》由复旦大学外文系编注，共三册：第一册，美国独立革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册，两次大战之间；第三册，战后到八十年代。

二、本书每篇大多由“作者简介”、“题解”、“选文”和“注释”四个部分组成。有少数“选文”因可独立成章，有关评述已在“作者简介”中提到，“题解”便从略；还有少数“选文”较为明白易懂，个别需要解释之处已在“题解”中作了说明，“注释”便从略。

三、作家与作品大体按出生年月、发表时间的先后排列。

四、本书承中国人民解放军外国语学院朱树颍教授和上海译文出版社编审汤永宽先生审稿；并承复旦大学外文系孙骊教授和陆谷孙教授提出宝贵意见，谨在此表示深切感谢。

五、本书编注过程中，承复旦大学外文系教师朱建新、王爱萍、方志平和研究生杨彬彬等同志以及外文系资料室、办公室同志大力协助，亦在此表示深切感谢。

六、参加本书编注工作的同志的名字，注在各自所作的“作者简介”、“题解”或“注释”的后面；如三项（或三项中的前两项）工作系出自一人之手，则名字注在最后一项之后，这里不一一列举。

Contents

Vladimir Nabokov (1899—1977)	1
The Admiralty Spire	3
Anais Nin (1903—1977)	22
Hejda	23
Issac Bashevis Singer (1904—1991)	37
Neighbors	38
Robert Penn Warren (1905—1989)	53
Birth of Love	55
Theodore Roethke (1908—1963)	60
Open House	60
Weed Puller	61
Tennessee Williams (1911—1983)	63
The Glass Menagerie—Scene 5-7	65
John Cheever (1912—1982)	136
The Enormous Radio	138
Irwin Shaw (1913—1984)	155
The Young Lions—Chapter 34	156
Ralph Ellison (1914—)	167
Invisible Man—Prologue, Chapter I	168
Bernard Malamud (1914—1986)	198
from The Assistant	199
Randall Jarrel (1914—1965)	237
The Death of the Ball Turret Gunner	238
John Berryman (1914—1972)	240

The Ball Poem	241
Saul Bellow (1915—)	244
Seize the Day—Chapter I.....	245
Arthur Miller (1915—)	277
Death of a Salesman—Act 2	279
Robert Lowell (1917—1977)	359
For Sale	359
Waking in the Blue	361
For the Union Dead	365
J. D. Salinger (1919—)	371
The Catcher in the Rye—Chapter 17, Chapter 22.....	372
Betty Friedan (1921—)	400
How to Get the Women's Movement Moving Again ...	401
Alex Haley (1921—1992)	433
Roots—Chapter 33-36, Chapter 39.....	434
Jack Kerouac (1922—1969)	482
On the Road—Part II Chapter 6	483
Kurt Vonnegut (1922—)	507
Report on the Barnhouse Effect.....	508
Norman Mailer (1923—)	529
The Armies of the Night—Book I Part IV 2. The	
Marshal and the Nazi	530
James Dickey (1923—)	543
The Lifeguard	544
Joseph Heller (1923—)	548
Catch-22—Chapter 40, Chapter 42.....	549
James Baldwin (1924—1987)	587
from Notes of a Native Son.....	589
Flannery O'Connor (1925—1964)	622

Everything That Rises Must Converge	623
William Styron (1925—)	649
Lie Down in Darkness—Chapter 1	650
Allen Ginsberg (1926—)	681
America	682
James Wright (1927—1980)	689
A Blessing	690
Edward Albee (1928—)	692
The Zoo Story	694
Martin Luther King Jr. (1929—1968)	733
I Have a Dream	734
Gary Snyder (1930—)	741
Riprap	742
Piute Creek	744
Meeting the Mountains	746
John Barth (1930—)	748
Title	749
Toni Morrison (1931—)	762
Song of Solomon—Chapter I	764
John Updike (1932—)	802
A & P	803
Sylvia Plath (1932—1963)	815
Daddy	816
Death & Co.	821
Philip Roth (1933—)	824
Goodbye, Columbus—Chapter 1-3	825
Le Roi Jones (1934—)	866
Incident	866
Marie Winn (1936—)	869

The Plug-in Drug: TV and the American Family	869
Thomas Pynchon (1937—)	887
The Crying of Lot 49—Chapter 4	888
Joyce Carol Oates (1938—)	911
Them—Book II Chapter 6	912
Sam Sheperd (1943—)	944
Buried Child—Act 3	946
Alice Walker (1944—)	990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 What Good Was It?	991

Vladimir Nabokov

【作者简介】

弗·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 1899-1977)出生在俄国圣彼得堡一个名门贵族家庭。当时俄国上流社会崇尚法国,但他的家族有亲英传统,父亲德·纳博科夫在家里始终保持着英国式的生活方式。俄国传统背景、法国文化时尚和英国生活方式构成幼年纳博科夫一种特殊的生活氛围;他在六岁时就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法国籍的女家庭教师又成了他与法国文化沟通的媒介,圣彼得堡贵族子弟学校古板的教育却切实培养了他对俄罗斯文化精细的鉴别和欣赏能力。十多岁就试着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诗集,尽管据他自己回忆,那些浪漫色彩很重的诗行得到的反响竟是他当时十分钦佩的一位老师兼诗人弗·希皮厄斯在课堂上尽情所作的揶揄和嘲笑。

1917年的革命,把纳博科夫一家抛入流亡者的行列。纳博科夫1919年进入英国剑桥大学,后来又流寓柏林、巴黎,并用俄文写作。1940年纳粹入侵前夕,他移居美国,一面正式用英语写作,一面辗转在各大学任教,1955年长篇小说《洛莉塔》(*Lolita*)的出版给他带来世界性的声誉,被誉为“自乔伊斯以来最有风格、最有独创性的作家”。他一生创作了十七部中、长篇小说、五十多个短篇小说、几百首诗歌以及其他文体的作品。1959年辞去教职,移居瑞士蒙特勒,直到1977年逝世。

一个俄国的移民,用非母语的英语进行写作,竟然闯过文体这一关,进入英语大家的行列,真是谈何容易!在英语文学中,这种类型的作家,自波兰裔英语作家康拉德以来,大概也就数纳博科夫最引人注目,算得上是真正出色的文体学家了。他是个很极端的文学本体论者,他在康奈尔大学讲授《欧洲小说大师》这门课程时,始终贯穿着一个相当偏颇的观念:“一部书的妙处全在风格与结构,伟大的思想无非是一堆空话”。对“文学性”不顾一切的执著,使他的文学课成了精细的艺术分析和欣赏,因为“研究一部虚构的作品以获取关于一个国家、一个阶级或一个作者的信息是十分幼稚的”,一部作品只是“编织出来的一个美丽的谜”,这个谜不只是一要迷了读者,也迷了作者自己。这种文学观念,也使他创作的小说成为一种文体的典范,他调动着语言叙述的一切手段,要使文本本身就成为自在的直接的审美对象。他的《洛莉塔》和

《微暗的火》(*Pale Fire*),可以说是他文学主张的体现。《洛莉塔》也许是一个痴人寻梦的故事,那梦就是作品的第一个女主人公安娜贝拉,在主人公的心里,这个十二岁的纯情少女,是仙女般的尤物,是年轻主人公感情经历里一首无比美丽的诗,但安娜贝拉在他们相爱后几个月里突然患病去世,于是在二十四年之后,小说的主人公把她的一切幻化到了另一个女孩子——洛莉塔——的身上,但物是人非,洛莉塔既不是主人公隐藏在心底的那首纯情的诗,而且他自己——四十岁的汉勃特也已经是一个从生活的污秽里过来的,遍尝了种种情欲诱惑的、无可救药的心理变态者。于是引出了一则缠绵悱恻的故事。《洛莉塔》问世引起了西方小说界的轰动,有人说这是一种畅销书的轰动,实际上却更因为纳博科夫提出了一种小说的样式,一种崭新的写小说的角度,和一种小说的阅读方法。它要求一部作品能让读者“把作品掰碎放在嘴里细细咀嚼,……把那些碎片在头脑里重新组合……”这就使一部文学作品的生存尽量地不依赖于外部的参照物,而主要地维系于文本的本体结构。而其中人称的变换、焦距的移动、视角的更替,加上瞬息万变的比喻、联想、省略、暗示、反讽和各种各样的双关语,以及作为背景的、异常精细和饱满凸出的细节描绘和情景画面,造成一种令人应接不暇、眼花缭乱的效果。

1962年发表的《微暗的火》更进一步展现了纳博科夫的艺术“怪才”。它一反传统小说的样式,全书由前言、一首999行的长诗、和一大篇繁琐之极的注释和索引等四个部分构成。作者的意图是要读者通过一种类似研究的阅读,运用这四个部分来自己编成一个曲折离奇的故事。全书通过主人公金波特幻想狂的视角来注释一位老教授、诗人留下来的999行长诗,长诗所说的是老教授自己的生平 and 对于人生种种现象的思考,但金波特却从自己的角度对长诗作了注释,加上最后的索引,读者可以循迹编织出自己的理解。种种事实要进行考核,种种含混要剔出“本意”,作者还故意留下一个个的谜——其实是小说“视角”扑朔迷离的运用。这是一本很不容易读的书,但纳博科夫是有意为之的,他说:“这个故事是给我那些具有创造性的读者写的”。这本书显示出作家渊博的学识(如书中大量的文学典故)、展现着圆熟的语言技巧和别出机杼的结构。这是一个醉心于小说“制作”的作家,他承认自己“只喜欢在作品中制造谜团,且带有精巧的解答”;“对我来说,写小说惟一的目的就是借此获得我直截了当称之为‘审美狂喜’的东西!”这些偏激之语,从另一面却充分表明了他对于形式和技巧的注重。

《海军部大厦塔尖》是作者在1933年侨居德国时写的一个短篇,用对话式的书信体追述主人公年轻时的一段恋情。主人公在书店里买得一本小说《海军部大厦塔尖》,发现里面述说的竟是他自己年轻时在彼得堡的一段浪漫

史。于是主人公通过回忆、补叙、纠正和单方面的争论对故事情节提供了种种新的视角，从而凸现了男女主人公对同一现象的不同理解和体验，这是对小说视角一种很巧妙的运用。书的作者署名是男性，但是主人公从字里行间肯定作者定然是位女士，随着情节的开展，越来越让读者感到这书的作者就是女主人公卡嘉本人，但直到篇终，作者始终没有解开这个“谜”而留给读者自己去回味。

都说纳博科夫是一个需要“细读”的作家；他自己也说过：“我们不能读一本书，只能重读一本书”，有的评论家甚至说“读他的作品，第一遍如堕五里雾中，第二遍略见端倪，第三遍才茅塞顿开，发现其中璀璨夺目。”《海军部大厦塔尖》虽然是一个短篇，但颇体现纳博科夫的风格。要说明的是，这是一个很有技巧的制作，可以用来认识一种文体，但并无深意存焉！

THE ADMIRALTY SPIRE

You will please pardon me, dear Madam, but I am a rude and straightforward person, so I'll come right out with it: do not labor under any delusion: this is far from being a fan letter. On the contrary, as you will realize yourself in a minute, it is a rather odd little epistle that, who knows, might serve as a lesson of sorts not only for you but for other impetuous lady novelists as well. I hasten, first of all, to introduce myself, so that my visual image may show through like a watermark; this is much more honest than to encourage by silence the incorrect conclusions that the eye involuntarily draws from the calligraphy of penned lines. No, in spite of my slender handwriting and the youthful flourish of my commas, I am stout and middle-aged; true, my corpulence is not flabby, but has piquancy, zest, waspishness. It is far removed, Madam, from the turndown collars of the poet Apukhtin,¹ the fat pet of ladies. But that